

欢迎您阅读北方文艺出版社电子图书



摇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摇摇摇地摇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员缘号）

摇摇摇邮政编码 员缘园园

摇摇摇网摇址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电子信箱 摇摇摇摇摇摇

[illegible]

摇面具后的女人：女人攻击力的破坏性和创造性 轶美）黛娜·克劳雷·杰克著；刘盛林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10

搖陽昇輝耀最麗超昇緣

搖 IV 援 怨 弱 殘 愛 願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01) 第 0000 号

Mianju Hou de Nüren

——女人攻击力的破坏性和创造性

译摇摇者 轵刘盛林

责任编辑 轅李金慧

封面设计 辕安摇璐摇张摇骏

出版发行 轶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摇摇址 轱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员缘号楼

邮摇摇编 轱辘圆圆

经摇摇销 轱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 轱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摇摇本 轱辘园伊园园皂摇员轱

张摇摇印 张摇摇印

插摇摇页 轱圆

字摇摇数 转圆转千

版次 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

印摇摇次 转丑年 第四次印刷

印摇摇数 轳一远

定摇摇价 转元转元

[illegible]

目摇摇录

前摇言摇倾听女人的心声	员
第一章 攻击力的困惑	员
第二章 占据空间的办法	源怨
第三章 为什么不伤害他人	员圆猿
第四章 联系中断的愤怒	员怨
第五章 伪装的攻击力	圆员
第六章 创建新的根据地	圆猿

前言摇倾听女人的心声

摇摇在这部书里 ,六十位女性把她们自身的攻击力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同这些女人对这个话题的探讨 ,让我发现了一块由我们内心最深沉的恐惧感所统治的角落 ,然而 ,在这个角落里又不乏引起行为巨变的可能性。一提到攻击力 ,总会使人把它作为衡量伤害与死亡的信号灯 ,当我听到由攻击力引起的伤痛 ,不论是你给予别人的还是别人给予你的时 ,我总是奇怪何以我还能不动声色地继续听下去 ,我怎么依然能保持着心平气和的倾听态度 ? 倾听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环绕着它的那些东西——情感、背景、前尘往事、对我的反应、我自己的反应——既需要敏锐而集中的注意力来捕捉她试图传达给你的信息 ,同时 ,又要像我在春夜里倾听蛙鸣时一样 ,需要漫不经心的悠闲。在那些开诚布公的倾听里 ,我听到了树林间的风声 ,猫头鹰的叫声 ,远处的犬吠声与卡车的轰鸣声——一个以蛙鸣池塘为中心的传达出各种不同现实背景的声音的辐射圈。

我发现保持这种既全神贯注又漫不经心的倾听方式是很困难的。倾听攻击力这一话题 ,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由

害怕、绝望、解不开的难题与毛骨悚然的惊惧所占据的世界。我听到的不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声音，还有从她的意识里传递出来的来自她的家庭、她的教养、她的历史的信息。于是，我的倾听经由她的声音进入到她的身体里：她是一个贫穷的女人吗？她是一个有地位的女人吗？她处在一种暴力关系当中吗？她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吗？我的声音经由她有形的身体进入到更广阔的充满着攻击力精神的行为里：我听到了来自社会的信息，在那里，暴力成为人们的家常便饭；我听到了来自自然的信息，在那里，人们无情地掠夺着地球资源，屠杀着物种，把维系着人类进步的自然与生活之网撕开并抛弃。

在我任教的那所大学里，一名学生把几个立体声喇叭安装在一棵环绕着我们教学楼的香柏树上。起初，从这些喇叭里传出来的是一种巴西雨林里的声音——鸟鸣、虫吟、猴啸和其他动物的叫声。几天以后，声音改变了，自然协奏曲被勘探人员的噪音、推土机的轰隆声、日复一日的链锯声、树木被锯倒的咔嚓声以及卡车的吼叫声所取代。

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开始采访一些女人，把她们的故事同人类对自然界的洗劫并列在一起，让我意识到两件事情：第一，历史对待女人是残忍的。在男性统治下，女性的人格被压抑，女性的价值被低估，而地球，也同女性一样，被贬值，被破坏。第二，我领略到倾听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去倾听攻击力的声音。当我们在聆听时，声音从我们的耳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再进入到自我意识当中。更多的时候，我们转过身去，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谈论这种极亲密的私人话题总是很令人

难堪。

每天,当我走进办公室里时,我都想要那些声音停止下来,我想逃避开那些声音在我内心里唤起的某种意识。更多的时候,我不想听到那些女人们向我讲述的悲伤故事,而是想要把她们拒之门外。但是,潜移默化之中,我的听觉范围在逐渐扩大,我的听力超越了每个女人,超越了她的身体,超越了我们的暴力社会,超越了我们同自然界之间的争斗关系,触及到那些亘古不变的关于暴力与痛苦的问题。为什么恐惧、敌意、控制欲——这是攻击力的基础——成为人类的倾向?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冷漠疏远,对那些支持与供养我们的东西——女人、地球——大肆地进行破坏?为什么当我们毁灭他人时会如此无动于衷?为什么一些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灾难的折磨?

女性生活,包括我自己的在内,既是攻击力所导致的破坏性结果的见证,也是把这一结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媒质。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女人战胜了她们的攻击力,反而把它转变为新生活的动力?为什么其他女人却被仇恨与愤怒所淹没,被这些感情驱策,对她们所遭受到的身体与精神上的暴力采取报复手段?我意识到那些女人们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许多身受攻击力之苦的学生从不问这样的问题,她们把焦距调节得更为狭窄,只消极地把自己的行为或意识与他人或他人的攻击力隔离开来。更大的问题在于,倾听那些女人的心声并不单单是心理问题,而是人类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上。然而,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只有那些问题和那些女人们的故事。

我们知道男人比女人更喜欢精神上的侵略与独裁,男人比女人更具有暴力倾向,更喜欢在一系列诸如国际关系、战争、社会统治、法律制裁、仲裁关系等领域里嘉许与肯定攻击力这一人类共有的倾向。接受人类具有攻击性这一“事实”,是我们对未来畅想的基石,即使是行为和态度与男人大相径庭的女人们也对此深信不疑。

几乎所有心理学家对攻击力的考虑与感觉都经由一个男人的行为所定型,这就是说,我们通过那些行动者的视角理解了攻击力的涵义。同时,这也增加了男人对女人所具有的攻击力的恐惧,因为一直是男性的期待与渴望形成这个社会的概念与结论。既然女人的攻击力会发展出一个与男人的截然不同的现实社会,那么女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也许会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几个世纪以来,女人的攻击力在同男性的统治与暴力的交锋中,逐渐在形式、方式与策略上进行着发展与演化。女性的社会存在与男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男女不平等,还因为男人对女人的攻击得到了来自于历史与文化的支援与肯定。今天,男性暴力的威胁穿过所有的种族、阶层与国家影响着所有女人的生活,尽管实际危险因女人群体与阶层的差异而不同。199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国家发展报告:女性批评》中公布,对待妇女与少女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今天社会男人普遍滥用的特权。

尽管现实如此,对女人攻击力的最大沉默却来源于两个因素:男性暴力的威胁与社会的不平等。虽然我称女人为暴力的承受者,我还是试图在超越施暴与受暴这个二元论之外来探究攻击力的本质。我更愿把女性看作是一个具

有创造力的破坏分子 ,而不愿把女人与暴力的关联视为其天性。

纵观历史 ,女人一直因为其明显的攻击性举止而受到惩罚 ,她们被迫隐藏起想要伤害他人的真实意图 ,隐藏起她们的反对意见甚至是强烈的个性 ,而是把她们的攻击力用教养约束起来 ,或转移到其他事物当中。由于缺乏可用的原型去理解女性的攻击力 ,我决意通过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发掘女性攻击力的形式与意蕴。

在那些春天的夜晚里 ,在我们院子前鸣叫的猫头鹰的声音 ,不同于屋后一直蜿蜒到森林密布的山顶上的小径当中猫头鹰的声音。当我被我听到的东西感染时 ,我知道我的聆听方式受我童年时的痛苦与成年后的不羁所影响。尽管我的特权使得我的生活与那些女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全然不同 ,我还是试图通过参加诸如有关经济、权力、种族等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而进入到这个圈子里。

我使用六种倾听方式进入到有关女性攻击力这一复杂的领域里 :开放式倾听(身体的应答与其他非语言性的暗示作为反应的一部分) ,全神贯注(客观地理解谈话内容 ,绝不自以为是 ,关键性字眼要求谈话者作详细的解释) ,使用伦理语言、内心对白、逻辑叙述与后置评论 ,把它们放置在采访对象对她们刚刚述说过的事情的自然反应上。系统地分析每一次调查 ,这些倾听方式有助于测试出每一个女人独一无二的主观性、她们所反对的东西、她们所遵循的原则以及她们的改变。它们聚焦于谈话者的观点与立场 ,是区分女性体验的差异性的关键的第一步。当女人们掌握了控制她们行为举止的敌对社会的准则以后 ,我们就有可能

看到女性角色的改变如何影响着她们的攻击力。

举个例子来说 ,系统地倾听伦理语言 ,提供了一个检验她以什么样的原则来使用攻击力的标准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判断她的方式。从这些标准里我们可以推测出她们的教养与她们最初的家庭生活。伦理语言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思考平凡与特殊的关系的路径 ; “平凡 ”是对人类个性的整体衡量 ; “特殊 ”是带有特定的道德内容的自我评估。每个女人通过她认可的价值观与努力达到目标而使自己的个性受到尊重。在调查采访中分析伦理语言 ,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教养是如何在个体生活中显示出它自己来的。其他五种倾听方式 ,每一种也都提供了这种类似的密切观察一个人内心矛盾与社会背景的方式。

在调查中 ,女人们通过对一些随意性问题的回答给攻击力下了定义 ,这些问题诸如 ; “当你想到自己的攻击力时 ,你头脑中出现了什么 ?”我让她们描述一下她们的攻击行为 ,是什么导致了她们的攻击行为 ? 她们在行动之前与行动之后感觉如何 ? 我倾听着她们的意图 ,倾听着她们对后果的推测 ,也倾听着她们由于那些行为而导致的改变。尽管我对那些问题的答案大都明了 ,我还是在每个女人的引导下去探询附加在她的行为上与背景上的东西的更深的含义。我对一个女人如何把她的愤怒、意愿与渴望引入她与其他成人的关系之中更感兴趣 ,她这么做时的想法暴露了她的力量、性别意识及个人与社会对比力量的改变。在涉及到儿童的攻击力时 ,我只问了一些诸如“ 在如何具有攻击力这个问题上 ,你是如何教育你的孩子的 ”问题。刺探女人与她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会引起一些麻烦 ,包括向

当局报告有可能存在的儿童虐待事件。而且,现存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很多对儿童受虐事件的描述及其与社会及心理因素方面的联系。

我的目标是探索那片无人涉足的领域:女人攻击力的心理学。我正在从事的这项探索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对女人在她们的攻击力的个体体验方面没有记录。更进一步说,许多同时代的探索者都把攻击力看作是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特殊举措。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攻击行为是“有目的地伤害他人的举动”。是攻击者的意图使得某项行为成为攻击行为,然而很少有研究者通过调查攻击者而去了解他的意图。对于攻击者意图的解释通常成为一道屏障,研究者基于那些性别、种族、阶层的老调来对它进行想当然的推测;与此同时,一个攻击者对其意图的描述也许会是异想天开的或者盲目的。因此,我们对攻击力在心理学上的定义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相信那些女人对某个涉及到社会评价及道德评估的话题所发表的意见呢?长久以来,心理学一直对个性记录及调查数据持有偏见,认为人们会试图按照社会的期待值来表现他们自己。但是,既然影响攻击力的社会期待值及标准本身就是我的兴趣所在,那么它们的差异性就不是意料之外的。我的工作就是从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理解她们的攻击力,在对话中探索“客观实在”不是目标。确切地说,我感兴趣的是女人的攻击力在心理学上的映射,尤其它与社会准则、社会背景及个体经验的关系。

探索女性攻击力的个体体验给女性心理学上长久以来

存在的一些难题带来了一丝曙光。举个例子来说,教养神话认为女性是没有攻击力的,因为她们的经验使她们反对攻击力。我想要弄明白当女性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心理动力是如何把这个教养神话内化为她们的心理定势的?许多女人说她们希望她们的女儿及年轻一代的女性变得独断专行,甚至具有攻击力,这可以使得她们追求到心中的理想,并保护她们自己。但是这些女人并不希望因此而增加这个社会的暴力与伤害事件。女性需要的是自由,全无恐惧地踏入这个社会,她们并不想通过积极的自我表现而破坏他人的生活。

为了了解社会与自我的相互作用,我调查了一些认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攻击力的形式也不同的女人。在这些女人当中,我选择了一些攻击力具有普遍性,并非惊世骇俗的女人。

被这本书记录下她们心声的那些女人当中,有富人、中等收入的人、穷人;有老人、中年妇女、年轻少女。她们来自于各个阶层,有警官、律师、督察、退役军人、一家大公司的保安头领、运动员(一名登山运动员,一名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一名大学划艇队的队长,一名摔跤选手)、纳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州议会中的政客、高校校长、摄影记者、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同性恋者、大学教师、律师秘书、小学老师、佛经讲解师及太极拳教练等等。此外,我还调查了六位参与“西雅图第三计划”的妇女,这是一个帮助生活中面临困境、受到虐待的母亲计划。

在这六十位女性当中,一些人有临床抑郁症,一些人吸毒或刚刚戒毒。三十六个女人在童年或成年时曾受到虐

待。这些人当中有四十一个白人 ,十九个黑人 ,年龄最小的十七岁 ,最大的七十五岁。内中有八个女人是同性恋者。

通过与警官和律师的谈话 ,我计划验证一下女性的职业需求与男性保守的行为举止之间的温和的碰撞结果。我还选择了警官来阐明女性是如何被社会授权来使用暴力去对待他人的攻击力 ,女性在职业当中使用某种类型的攻击力是可以被宽恕的。由于她们过于明显的与社会对立的攻击力 ,上层女性可以被谅解 ,而下层女性则要受到惩罚。警官与律师揭示出女性是如何把社会的惩戒力量变为自己的攻击力的 ,而处在权力边缘区的女性则没有这种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攻击行为的选择机会。

尽管我挑选了具有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女性 ,我发现她们通常并没有以社会公认的方式去体验她们的力量。一些律师 ,虽然她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力量 ,却由于性别、种族或个人历史方面的原因忽略了它。一些处在权力边缘区的女人对个人力量与积极攻击力的感触比那些实际上握有它们的女人更深。在现实生活中 ,外在的地位与权力只是影响一个女人使用攻击力的一部分因素 ,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她的个体经验。

没有一个女人认为社会期望值与个体经验应该一致。我所调查的每一个单独的女人并不代表她所来自的种族、职业与阶层全体。一个特殊女性的心声与观点不应该被看作是她的职业或者她的种族的传声筒 ,职业与种族只是她所来自的现实与历史背景。在整本书里 ,我注明了每个女人的年龄、种族与职业 ,它们只是某种提醒物 ,是影响女人对攻击力的看法的背景材料 ,那些叙述也提醒我们 ,这些只

是一幅画卷的一小部分。

平均起来 ,每一次采访都历时两个多小时 ,许多女人在两年之内被调查了两次甚至三次。分析这些调查材料就像观赏一幅以点画法创造的作品 ,走近来看 ,你看到的只是小小的圆点 ,或者是线段 ;当你向后退几步时 ,那些小圆点就组成了一幅画。我把一些女人的故事讲述出来 ,通过它们来表达我在全部的调查过程中所看到的图案。描述这个过程的一个办法就是返回到倾听里——听一种声音与多种声音的交鸣 ,然后 ,当我返回到那一种声音里时 ,我的听力由于系统地注意到许多种声音而得到强化了。

在我采访过程中 ,我的一家曾到智利旅游 ,到安第斯山上荒无人烟的地方远足。在圣地亚哥 ,我采访了四位智利妇女 ,我想要看一看文化上的差异对攻击力与攻击行为的不同解释。我与之交谈的那些女人都是职业女性 ,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因此她们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代表智利女性。对她们的采访与对有地位的美国女性的采访在主题、价值观、攻击力的方式上都有相似的结论 ,她们也属于六十位女性当中的范例。

两年以后 ,我们一家在马达加斯加度过了六个星期。我们帮助帕迪克·怀特收集资料 ,他正在研究狐猴群体的雌性统治模式。观察这些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让我深信人类天生就具有攻击性 ,而且人类很容易把他的目的投射到其他物种身上。怀特发现当雌性狐猴成为领导者时 ,猴群的暴力与攻击行为远低于雄性狐猴统治时的水平。雌性使雄性安分守己 ,不是使用攻击性的统治 ,而是通过雌性之间的团结与呵叱。观察这些狐猴 ,加强了我对攻击力的起源与

它同权力及男性文化之间的联系的兴趣。

我通过女人们内心的自我压抑来研究攻击力,我明白湮没自我会导致压抑的产生。许多女人试图窒息她们的愤怒与攻击力,她们害怕暴露本性会破坏某种关系。为了更多地了解自我压抑,我决定通过研究攻击力来靠近它,这让我感觉仿佛是在走一扇很久不用的后门。走进门去,我发现我所研究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只是门内世界的一小部分。我想要通过女人的攻击力与自我压抑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表现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谈论起女性的攻击力,女人们通常谈到“跨越界限”。在这本书里,我使用社会学与心理学方面的资料来考察那条横亘在可接受的攻击力与不可接受的攻击力之间的界限,及当一个女人穿越那条界限时所付出的自我代价与社会代价。

第一章摇攻击力的困惑

莱恩(三十九岁,白人,学生)一年前结束了与一位内科医师历时十七年的婚姻,她现在同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居住在太平洋西北沿岸的一座小城里。最近,她重返大学校园,继续她文学学士的学业。像我们这个文化所培养出的大多数女性一样,莱恩从小就被灌输以乖巧温顺的箴言,要压抑自己的愤怒、攻击力与性欲。成年以后,她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困境:如何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成为她自己。

说到我生活当中的攻击力,你知道,你不能再像少女时期那样使用它,它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信奉非暴力,我力图在我的生活当中实践这一点。忽略我的全部教养,以不与任何人对抗来实现非暴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我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我需要一种积极的非暴力,我需要保护自己。这种攻击力并不是人们常常谈论的那一种——你知道,例如战争——而是要成为你自己,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成为自己。

莱恩的想法制造了一个困境：自我保护，这一点她称之为积极的非暴力，她害怕伤害他人。但是，如果她是非暴力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对抗”，她就没有办法来保护她自己。当她听到有关攻击力的谈话时，她听到的是战争及它暗示的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与死亡。在这类谈话中，她无法找到解决取悦别人与捍卫自己这个矛盾的答案。

有一种攻击力是捍卫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我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对社会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我并不奢望能随心所欲地做到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也并不因此而诅咒任何人。这是一个交互作用的世界，我至今仍不知道如何保持它的平衡。我不知道如何在取悦他人与捍卫自己之间找到一个支点，于是，我使用了一些温和的攻击力，你知道，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玛丽亚（三十二岁）在一座大城市里做了八年律师，她为少数民族与印第安客户打官司。她嫁给了一名白人律师，有两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玛丽亚被她的美国母亲抚养长大，她的拉丁美洲父亲从来不同她们一起生活。她对攻击力的态度与莱恩截然不同。

攻击力对我来说意味着力量，我看不出它有什么负面因素。我把它当作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也能拥有它。在我看来，它

是一个积极的东西 ,如果你拥有它 ,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它乔装打扮 ,并以独断专行或其他别的什么名称为它冠名。我想我们应该还它以本来面目……我认为它是一种你肯定能磨练出来的品质 ,作为一个女人 ,你必须拥有它……因为不管怎么说 ,这个世界毕竟仍然是男人的世界 ,有时候 ,它是你最强有力的外套。

当我问到“在你成长过程中 ,你是如何从你母亲身上了解攻击力的 ”时 ,玛丽亚回答说 :“我认为它是一件非常阴柔、非常性感的东西 ,你不必因为拥有它而感到羞耻 ,更不必隐藏它。”与莱恩不同 ,玛丽亚不是按照“乖巧温顺 ”的标准抚养大的。“‘乖巧温顺 ’在我所生长的那个地方只会招来嘲笑 ,你可以勇往直前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不必一心做一个温顺的 ‘好女孩 ’。”

玛丽亚并不惧怕自己身上蕴藏的毁灭精神 ,相反 ,在一个种族社会里 ,作为一个异族女人 ,她害怕的只是如果她不为自己而战 ,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她身上。

与我在一起工作的所有律师都持这种态度 ,他们很高兴玛丽亚是一名律师 ;“嘻嘻 ,她是一个印第安人不是很好吗 ?但是随便提一下 ,大案要案会由卡伦与杰瑞 ,或克利斯与迪姆来完成。”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得不继续战斗 ,即使在我这个年龄。至于说到我的价值……如果你不把我应有的价值给我 ,我就会把它从你那里拿过来。我嘲笑